#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弘明集卷三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苗序洙

弘明集卷三

梁 釋僧祐 撰

與宗居士書

宋何承天

近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事賢者志其大豈以萬劫為奢但恨短生無以測冥靈耳治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乃為衆僧所排擯賴蒙值明主善救得免波羅夷耳既作比丘乃不應明此白徒亦何爲不言足下

試尋二家誰為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悟何承天白

答何衡陽書　宗炳

所送琳道人白黑論辭清致美但吾闇於照理猶未達其意既云幽冥之理不盡於人事周孔疑而不辨釋氏辨而不實然則人事之表幽闇之理爲取廓然唯空爲猶有神明邪若廓然唯空衆聖莊老何故皆云有神若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今相與共在常人之域料度近事猶多差錯以陷患禍及博奕麤藝注意研

之或謂生更死謂死實生近事之中都未見有常得而無喪者何以決斷天地之外億劫之表冥冥之中必謂所辨不實邪若推據事不容得實則疑之可也今人形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心作水火冷煖輒應況今以至明之智至精之志專誠妙徹感以受身更生於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實哉又云析毫空樹無傷垂蔭之茂離材虛室無損輪奐之美貝錦以繁采發華和羮

以鹽梅致旨以塞本無之教又不然矣佛經所謂本無者非謂衆緣和合者皆空也垂陰輪與處物自可有耳故謂之有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吾雖不悉佛理謂此唱居然甚矣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也必空之實故俄而得以空邪亦如惠子所謂物方生方死日方中方晲死晲之實恒預明於未生未中之前矣愚者不覩其理唯見其有故齊侯攝爽鳩之餘僞而泣戀其樂賢者心與理一故顏

子庶乎屢空有若無實若虛也自顏巳下則各隨深淺而味其虛矣若又踰下縱不能自清於至言以傾愛競之惑亦何常無髣髴於一毫豈當反以一火增寒而更令戀嗜好之欲乎乃云明無常增渴廕之情陳若僞篤競辰之慮其言過矣又以舟壑塘駟之論已盈耳於中國非理之興故不舉爲教本謂剖析此理更由指掌之民夫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矣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豈非理之興邪蓋悟之者寡故不以爲教本耳

文公所謂未與佛同也何爲以素聞於中國而蔑其至言哉又以效神光無徑寸之明驗靈變無纖介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不符夫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將生乎佛土親映光明其壽無量耳今没於邪見慢誕靈化理固天隔當何由覩其事之符乎夫心不貪欲為十善之本故能俯絶地獄仰生天堂即亦服義蹈道理端心者矣今内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

子而為施豈有邀於百倍復何得乃云不由恭肅之意
不乘無吝之情乎泥洹以無樂為樂法身以無身為身
若本不希擬亦可為增躭逸之慮肇好奇之心若誠餮
仰則躭逸稍除而獲利於無利矣又何關利競之俗乎
又云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不動何
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若皆由欲來明言十
二因緣使高妙之流朗神明於無生耳欲此道者可謂
有欲於無欲矣至於啓導麤近天堂地獄皆有影響之

實亦由于公以仁活招封嚴氏以好殺致誅畏誅而欲封者必舍殺而修仁矣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清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哉又嫌丹青眩媚采之目土木誇好壯之心成私樹之權結師黨之勢要厲精之譽肆陵競之志固黑蝗之醜或可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耳何得乃慢佛云作法於貪邪王莽竊六經以篡帝位秦皇因朝覲而構阿房寧可復罪先王之禮教哉又云宜廢顯晦

之跡存其所要之旨示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請問其旨為欲何要必欲使修利遷善以遂其性矣夫聖無常心就萬物以為心耳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眞性但當即其必滅之性與周孔并力致教使物無稟則遷善之實豈不純乎何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胖合所遏苖裔數不可量為害若是以傷盡性之美釋氏何為其不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修利而遷善矣夫信者則必耆域犍陀勒夷陀蜜竺法乘帛法祖

竺法護于法蘭竺法行於道邃闕公則佛圖澄尸梨蜜郭文舉釋道安支道林遠和尚之倫矣神理風操似殊不在琳比丘之後寧當妄有毀人理落簪於不實人之化哉皆靈奇之實引緜邈之心以成神通清眞之業耳足下籍其不信遠送此論且世之疑者咸亦妙之故自力白答以塵露眾情夫世之然否佛法都是人興喪所大何得相與共處以可否之閒吾故罄其愚思制明佛論以自獻所懷始成已令人書寫不及此信晚更遣信

可聞當付往也宗炳白

答宗居士書 釋均善難

何承天

何承天前送均善論并諮求雅旨來答周至及以為兹理興喪宜明不可但處以可否之間吾雖不能一切依附亦不甚執偏見但求夜光於巨海正自未得耳以爲佛經者善九流之別家雜以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異大人君子仁爲巳任心無憶念且以形像彩飾將諧常人耳目其為糜損尚微其所弘益或著是以兼而存

之至于好事者遂以為超孔越老唯此為貴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末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若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菲食盡勤禮拜庶幾幨羅帳之蓋升彌鐙之座淳于生所以大詭也論云衆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如佛言答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為教初不昧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無片言邪若夫嬰兒之臨坑凡人為之駭怛聖者豈獨不仁哉又

云人形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答曰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冷煖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哉答曰崩城隕霜貫日入昴不明衆生之譬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冀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觀大冶銷金冀其能自陶鑄終不能亦可知也又曰有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有俄然皆已

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其有荅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有必空之實然則即物常空空物為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為無形於事為無事恬漠沖粹養智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縁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荅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

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憒死賈生亦云化爲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堂吾黨之常虛異於是焉又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映其明今沒於邪見理固天隔答曰今亦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釋迦之教以善權救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爲不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吝俄頃神光徒爲化聲之辯竟無明於眞智

終年疲疫而不知所歸豈不哀哉又云内懐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爲施豈有邀於百倍答曰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競遵戒以洗悔未若剪榮冀以全朴況乃誘所尚以祈利忘天屬以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爲樂法身以無身爲身若誠能餐仰則耽逸稍除獲利於無利矣答曰泥洹以離苦爲樂法身以接苦爲身所以使餐仰之徒不能自絶耳果歸於無利勤者何獲而云獲於

無利邪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若啓導麤近者有影響之實亦猶于公以仁活致封嚴氏以好殺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答曰謂麤近爲啓導比報應於影響不亦善乎但影響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萬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技所存

慮信不並是以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
冥秋不能傳其旨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損雖
云西行去郢逾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眞
性但當與周孔并力致教何爲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
燒祝髮膚絶其牉合以傷盡性之美答曰華戎自有不
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含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
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
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物之性者也懲暴之戒莫若

乎地獄誘善之勸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非中庸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婬盜著於五刑酒辜明於周誥春田不圍澤見生不忍死五犯三驅釣而不網是以仁愛普洽澤及豚魚嘉禮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蠶織以時三靈格思百神咸秩方彼之所爲者豈不弘哉又甄供濯之賞嚴疑法之罰述蒲宰之問焉勸化之本演君蒿之答明來生之驗桎服盱衡而矜斯說者其處心亦悍矣論又稱耆陁尸梨之屬神

理風操不在琳比丘後足下既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今何以了其勝否於百年之前數千里之外邪若琳比丘者僧貌而天虛似夫深識眞僞殊不肯忌經護師崇飾巧說吾以是敬之孫興公論云竺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純博足下欲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修仁寺笮融之賙行饉寧復有清眞風操乎昔在東邑有道含沙門自吳中來深見勸譬甚有懇誠因留三宿相為說練形澄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吾拱聽讜言申

旦忘寢退以爲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之教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吾所行者多矣何遽捨此而務彼又尋稱情立文之制知來生之爲奢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再稱聖人我師周公豈欺我哉緣足下情篤故具陳始末想耆舊大智誨人不倦於此未默耳前已遣取明佛論遲尋至冀或朗然於心何承天白

## 答何衡陽書

宗炳

敬覽來論抑裁佛化畢志儒業意義檢著才筆辯數善可以警策世情實中區之美談也觀足下意非謂制佛法者非聖也但其法權而無實耳未審竟何以了其無實令相與斷見事大計失得略半也靈化超於玄極之表其故糺結於幽冥之中曾無神人指掌相語徒信史之闕文於焚燒之後便欲以廢頓神化相助寒心也夫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物有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今誣以不滅欺以成佛使髡首赭衣焚身然指不復

用天分以養父母夫婦父子之道從佛法已來沙河以西三十六國未暨中華絕此緒者億兆人矣東夷西羌或可聖賢及由金日磾得來之類將生而不得生者多矣若使佛法無實納隍之酷豈可勝言及經之權爲合何道而云欲以矯誑過正以治外國剛强忿戾之民乎夫忿戾之類約法三章交賞見罰尚不信懼寧當復以即色本無泥洹法身十二因緣微塵劫數之言以治之乎稟此訓者皆足下所謂稟氣清和懷仁抱義之徒也

資清和以疎微言屬義性以習妙行故遂能澄照觀法
法照俱空而至於道皆佛經所載而足下所信矣至若
近世通神令德若孫興公所讃八賢支道林所頌五哲
皆時所共高故二子得以綴筆復何得謂其妄語乎孫
稱竺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淳博吾不關雅俗不知當
比何士然法蘭弟子道邃未逮其師孫論之時以對勝
流云謂庾文秉也是護蘭二公當又出之吾都不識琳
比丘又不悉世論若足下謂與文秉等者自可不後道

邃猶當後護蘭也前評未爲失言誠能僧貌天虛深識眞僞何必非天帝釋化作故激厲以成佛邪白黑論未可以爲誠實也來告所疑若實有來生報應周孔何故默無片言此固偏見之恒疑也眞宜所共明夫聖神玄發感而後應非先物而唱者也當商周之季民墜塗炭殺逆橫流舉世情而感聖者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已矣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州蓋述山海所記申毒之民偎人而愛人郭璞謂之天竺浮屠所興雖此之

所夷然萬土星陳於太虛竟知孰爲華哉推其偎愛之感故浮屠之化應焉彼之麤者雜有亂虐君臣治此之精者隨時抱道情佛事亦存雖可有稟法性於伊洛滄真際於洙泗荀史佚以非治道而不書卜商以皆儒術而弗編縱復或存於複壁之外典復爲秦王所燒周孔之無言未必審也夫玄虛之道靈仙之事世典未嘗無之而夫子道言遠見莊周之篇瑤池之宴乃從汲冢中出然則治之五經未可以塞天表之奇化也雖又曰若

即物常空空物爲一空有未殊何得賢愚異稱夫佛經所稱即色爲空無復異者非謂無有有而空耳有也則賢愚異稱空也則萬異俱空夫色不自色雖色而空緣合而有本自無有皆如幻之所作夢之所見雖有非有將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又無定有凡此數義皆玄聖致極之理以言斥之誠難朗然由此觀物我亦實覺其昭然所以曠焉增洗汰之清也足下當何能安之

又云形神相資古人譬之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

有其妙豈能獨存夫火者薪之所生神非形之所作意有精麤感而得形隨之精神極則超形獨存無形而神存法身常住之謂也是以始自凡夫終則如來雖一生尚麤茍有識向萬劫不没必習以清升螟蛉有子螺蠃負之况在神明理膺寶積之益升鐙王之座何為無期又疑釋迦以盡權救物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吝俄頃神光不以曉邪見之徒夫雖云善權感應顯昧各依罪福昔佛為衆說又放光明皆素積妙誠故得神遊

若時言成已著之筌故慢者可覩光明發由觀照邪見無緣瞻灑令覩經而不悛其慢光灑夫復何益若誠信之賢獨朗神照足下復何由知之而言者會復謂是妄說耳恒星不見夜明也考其年月即佛生放光之夜也管幼安風夜泛海同侶皆沒安於闇中見光投光赴島閨門獨濟夫佛無適莫唯善是應而致應若王祥郭巨之類不可稱說即亦見光之符也豈足下未見便無佛哉又陳周孔之盛唯方佛爲弘然此國治世君王之盛

耳但精神無滅冥運而已一生瞬息之中八苦備有雖尅儒業以整俄頃而未幾已滅三監之難父子相疑兄弟相戮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五十者曾無數人顔夭冉疾由醢子族賜滅其鬚臣陳之苦豈可勝言忍饑弘道諸國亂流竟何所救以佛法觀之唯見其哀豈非世物宿緣所萃邪若所被之實理於斯猶未為深弘若使外率禮樂内修無生澄神於泥洹之境以億劫為當年豈不誠弘哉事不傳後理未可知幸勿據麤跡而

云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海經說死而更生者甚衆崑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丘不死之國氣不寒暑鳳卵是食甘露是飲麿玕琪之樹歍朱泉人皆數千歲不死及化爲黃能入于羽淵申生伯有之類丘明所說亦不少矣皆可推此之麤以信彼之精者也承音有道聞佛法而斂衽者必不啻作蒲城之死士可知矣當由所聞者未高故邪足下所聞者高於今猶可豹變也人是精神物但使歸信靈極粗稟教誡縱復微薄亦

足爲慼慼則彌升豈非脫或不滅之良計邪昔不滅之實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毁自逆幽司安知今生之苦毒者非往生之故爾邪輕以獨見慠尊神之訓恐或自貽伊阻也佛經說釋迦文昔爲小乘比丘而毁大乘猶爲此備苦地獄經歷劫數況都不信者邪復何以斷此經必虛乎足下所詰前書中語爲因琳道人章句耳其意既已粗達不能復一二辯答所製明佛論已事事有通今付往足下力爲善尋具告中否老將死以此績其書

耳此書至便倚索答殊不密悉宗炳白

## 答宗居士書

何承天

重告并省大論置陣如項籍既足下以賤漢祖況弱士乎證譬堅明文詞淵富誠欲廣其利澤施及凡民深知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影響以神其教故宜緘默成人之美但當謂外國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以有前言耳果令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雖然猶有所懷夫明天地性者不致惑於迂怪識盛衰之逕者不役心

於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權篤誨皆由情發豈非通人之蔽哉未緣言對聊以代面何承天白

喻道論　　　　晉孫綽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邈庶類殷充千變萬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鱗介之物不達皐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浪之勢自得於窗井者則怪遊溟之量翻翥於數仞者則疑沖天之力纏束世教之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舜微言盡乎老易

焉復覩夫方外之妙趣寰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眞絕於漫習大道廢於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遷者非辭喻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於其聞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爲而無不爲者也無爲故虛寂自然無不爲故神化萬物萬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之術或精或麤悟上識則舉其宗本不順者復殃放酒者罹刑婬爲大罰盜者抵

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司也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善之流必見旌叙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直不濫況神明所莅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功錙銖之釁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

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邪若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驄驥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禮故有弊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愍翳桑之餓漂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餐拯其懸餒而趙蒙倒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世故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之勢譬猶灑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而少正卯刑二叔伏誅邪答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答曰子誠知其無心於殺殺固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淳結繩之前陶然太和暨於唐虞禮法始興爰逮三代刑網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于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蝮蛇螫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體決

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刑休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以簡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聞聲覩生肉至則不食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於蜫蟲每加隱惻至於議獄緩死眚災肆赦刑疑從輕寧失有罪流涕授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盡矣所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萬物不知舉兹以求足以悟其歸矣

或難曰周孔適時而教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暴止姦

統理羣生者哉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益外内名之耳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爲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爲先覺其旨一也應世軌物益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爲首尾其致不殊即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君揮戈淵默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嘗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

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爲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夷毀是以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即疏刓剔鬚髮殘其天貌生廢色養終絶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敦仁廣濟羣生斯何異斬刈根本而修枝幹而言不殞碩茂未之聞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乖於世教子將何以祛之答曰此

誠窮俗之所甚惑倒見之爲大謬諳嗟而不能默已者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故母囓其指兒心懸駭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閒矣故唯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貴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爲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若匍匐懷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已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夫緣督以爲經守柔以爲常形名兩絕親我交忘養親之道也既已明其宗且復爲客言其次者夫忠孝名不並立潁叔違君書稱純孝石

碏戮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誓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標教首記注者豈復以不孝爲罪故謗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於此而大順於彼矣且鯀放遐裔而禹不告退若令委堯命以尋父屈至公於私感斯一介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之泰伯遠棄骨肉託跡殊域祝髮文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書著大賢誠以其忽南面之尊保沖虛之貴

三讓之功遠而毁傷之過微也故能大革夷俗流風垂
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上不恤孤竹之胤仲尼目之爲仁
賢評當者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毁容守節宋之
伯姬順理忘生並名冠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
愚悖之譏耳率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可知也昔佛
爲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以遁恐不免維縶故釋其鬒
髮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及内修簡易於是捨華殿而即
曠林解龍衮以衣鹿裘遂垂條爲宇藉草爲茵去櫛梳

之勞息湯沐之煩頓馳騖之辔塞欲動之門目遏玄黄

耳絶滛聲口忘甘苦意放休戚心去於累胃中抱一載

平營兠内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

三四出入十二門禪定拱默山停淵淡神若寒灰形猶

枯木端坐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覺無上雅身丈

六金色焜燿光遏日月聲協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

形偉羣有神足無方於是遊步三界之表恣化無窮之

境迴天儛地飛山結流存亡倏忽神變緜邈意之所指

無往不通大範羣邪遷之正路衆魔小道靡不遵服于斯時也天清地潤品物咸亨蠢蠕之生浸毓靈液枯槁之類改瘁爲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亦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於是後進篤志之士被服弘訓思齊高軌皆由父老不異所尚承歡心而後動耳若有昆弟之列者則服養不廢既得弘修大業而恩紀不替且令逝没者得福報以生天不復顧歆於世祀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鄰牢牛西鄰禴祀殷美黍稷周

尚明德興喪之期於兹著矣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爲事慇懃之旨可謂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其場肆便瞽言妄説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芸隙之滴怪淵海之量以誣罔爲辨以果敢爲名可謂狎大人而侮天命者也

弘明集卷三

音釋弘第三

窞徒敢切坎底也　翥章恕切飛舉貌　憊蒲拜切疲也　螫施隻切蟲行毒也　刓五丸切刓削也　匍匐匍薄胡切匐蒲北切匍匐盡力行也　碏七各切人名　鯀古本切禹父名　鶩亡遇切馳也　毓余六切養也　禴以灼切祭也　眩黃絹切惑也　焄許云切香氣也　袨黃絹切盛服也　讜多朗切直言也　覈下革切考也　糾居黝切繞也　赭章也切赤色也　磾都奚切日磾人名　歃所洽切歃也　能奴來切能屬獸也

弘明集卷四

梁　釋僧祐　撰

達性論　何承天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禀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賾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

為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輝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酸鹹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庶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示慇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蠉蠕並為衆生哉

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畋漁獺

豺獺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

歌霄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邇五犯是翼殷后

改祝孔釣不綱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

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

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己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

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

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請事焉矣

釋達性論

宋顏延之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微事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況在斷同豈忘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畧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然總庶類同號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哲之謚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隷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籍方教俱舉達義節彼離文

採此共實則可便倍害自和析符復合何詎怏怏執呂以毀律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為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羣差人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殘庶端萌起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為心者或不劑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

存沒儻異於枯荄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后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資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邪欲毀後生反立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尚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倣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在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

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恒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猶惠而弗有況在聞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嗜事盡憚權邪曾不能引之上濟每驅之下淪雖深誚校責亦已厚言不代足下嬰城素堅難為飛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褒告欲其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値顏延之白

荅顏光祿　何承天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演道心褒

賞施士貫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於已則美敎之於敎則弘殆無所聞退尋嘉誨之來將欲令參覿斗極復迷反逕思或昧然未全曉洽故復重伸本懷足下所謂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為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為仁者之表恥惡為義心之端牛山之木剪性於鋈斧怙漠之想汨慮於利害誠宜滋其萌櫱援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算得無過輿又云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既已聞命猶

未知二塗當以何為判將伊顔下麗寧裔札上附企望不
倦以祛未了必令兩籍俱舉宮和符合豈不盡善又曰
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非
謂不然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
禀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奚取於不異之生必宜為衆哉
來告云人則役物以為養物則見役以養人大判如此
便是顧同鄙議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泰
者聖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為心者或不劑此而止請

問不止者將自已不殺邪令受教咸同邪若自已不殺取足市鄽故是遠庖廚意必欲推之於編户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夫神魄惚恍遊魂為變發揚悽愴亦于何不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言所憑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然之符當謂于氏高門侯積善之慶博陽不伐膺公侯之祚何關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恒談施者勿憶士子服義惠而弗

有誠哉斯言微恨設報以要惠誂徒之所先悦報而為
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劫之罪勤施獲積倍之報不
似吾黨之為道者是以怏怏耳知欲引之上濟亦甚所
不惜但丈夫處實者頗陋前識之華故不為也若乃施
非周急惠存功譽撥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恒心
久而不化内慚璩子未暇有所誚也何承天白

重釋何衡陽　　　　　　顔延之

滯從歲事躬斂山田田家節隙野老為儔言止穀稼務

盡耕牧談年計耦無間達義重獲微辨得用昭慰啟告精至愈慚固結令復妄書往懷以輸未述夫藉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自非體合天地無以元應斯弘知研其清慮未肯存同猶以兼容囿棄廣載不遺篤物之志誠爲優瞻恐理位雜越疑陽遂衆若惻隱所發窮博愛之量恥惡所加盡祐直之正則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寡利之者衆預有其分

而未臻其極者不得以配擬二儀耳今方使極者為師不極者為資扶其敬讓去其忮爭令鎣斧鑄刃利害寢端驅百代之民出信厚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誣以不算未偭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衆生為號不可濫無生之人故此去泯隷彼甄聖智兩籍俱舉旨在於斯若喬札未能道一皇王豈獲上附伊顏猶共賴氣化宜乎下麗二塗之判易於賾指又知以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

謂之衆人夫不可謂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徒忌衆名未虧衆實得無似蜀梁逃畏卒不能避所謂役物為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惛算相制事由智出作非出天理是以始矜萌起終哀辮滅豈與足下芻豢百品共其指歸凡動而益流下民之性化而裁之上聖之功謹為垣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備設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薄夫同憂

樂殺意偏好生情慱所云與道為心者慱乎生情將使排虛率遂跖實莫反利澤通天而不為惠庸適恩止靡卵事法豺獺邪推此往也非唯自已不復委咎市鄽乎庖厨且市庖之外非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美其事仲彥精其業是亦古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以刲刳為禀和之性爛瀹為翼善之具哉若以編户難齊憂鄙論未立是見二叔不咸慮周德先亡儻能伸以遠圖要之長世則日計可滿歲功可期精靈草木果已匾

别遊魂之荅亦精靈之説若雖有無形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顔此惟疑宜見正定仲尼不荅有無未辨足下既辨其有豈得同不辨之荅雖子嗜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曉晦塗隔隱著事懸遂令明月㢠照世智限心知謂必符之言體之極於罔講求反意如非相盡或世人守璞受讓玉市將譯胥韋俗還説國情尚未照盡請復具伸近釋報施首稱氣數者以為物無妄然各以類感感類之中人心為大心術之動隷歷所不能得及其積致于

可勝原而當斷取世見據為高證莊周云彛鹵滅裂報亦如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其本非邀其末長美過惡反民大順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令慶周兆物尊冠百神安宜祚極子胤福限卿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言乎要惠悅報疑罪勤施似由近驗各情遠猜德教故方罰矜功而濫咎忘賢遺存異義公私殊意已備前白若不重云想處實陋華者復

見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周急恵而期譽乃如之人誠道之蠹惟子之恥丘亦恥之

重荅顔光禄　何承天

吾少信管見老而彌篤既言之難云將湮腐方寸故願憑流飈以託鱗融厚故意垂懐恵以重釋稽證周明華辭博贍夫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魄野人睨其缺豈伊好辯未獲云已復進請益之問庶以研盡所滯來告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

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蓄德耳又云惻隱窮博愛之量恥惡盡祐直之方則為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喬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賾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

二儀必舉仁義為端取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
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
意豈其然哉又云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
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夫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
何甞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
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又云
謹為垣防猶患踰盜況乃闉不設備以充侈志方開所
泰何議去甚足下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

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閑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鄙議將譏聖人也又云市庖之外豈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何必以封刳為稟和爓淪為翼善夫禋瘞繭栗宗社三牲膮膷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列草石取備上藥而已吾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又云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顏此惟疑宜見正定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為生類故邪昔人

以鬼神為教乃列於典經布在方策鄭喬吴札亦以為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乎又云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折以聖言多採謪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邪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斯言果然則類感之

物輕重必佇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且阿保傅愛愼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闢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扃羲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廚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

之智猶有所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也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至於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慶周兆物尊冠百神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泰師將逌行人言肆乎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夫辯章幽明研精

庶物反初結繩終繁文敎性以道率故絶親譽之名範
圍造化無傷博愛之量以畋以漁養兼賢鄙三品之獲
實充賓庖金石發華笙籥協節醉酒飽德介茲萬年處
者弘日新之業仕者敷先王之敎誠著明君澤被萬物
龍章表襯鳴玉節趨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考
槃阿澗以善其身殺雞為黍聊寄懷抱或負鼎割烹揚
隆名於長世或屠羊鼓刀陵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之
處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驗於來世生背當年

之眞懽徒疲役而靡歸繫風捕影非中庸之美慕夷眩妖違通人之致蹲膜揖讓終不並立竊顧吾子捨兼而遵一也及蜀梁二叔廿人驛胥之譬非本義所繼故不復具云

重釋何衡陽　　顔延之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豈其淺斥所可深抽徒以魏文大布見刋異世滕脩蝦鬚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怯以意裁耳足下已審其虚

實方書之不朽獨鑒至精難復疑問聊寫餘懷依荅條
釋事緯殃福義雜胡華雖存簡章自至煩文過此已往
余欲無言
荅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為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
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
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耳釋
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三畫兼卦終於六爻三畫立本
三才之位六爻未變羣龍所經是以重卦之後則以出

處明之故遯世乾乾潛藏皆行聖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若以初爻非地三位非天以為兩儀罔託立人無取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生若猶受之繫説不軼師訓何獨得之復卦喪之單象如義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遯世乾乾雖非覆載之名一體之中未失卑高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廢立本之義又知以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爻竟無中和之人則爻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皆中

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答曰上仁上義便是許體仁義者為三才尋又云僑札未獲上附伊顔宜其下麗則黄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賾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總仁義之極可以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少有聡叐便為三才前釋已具恠復是問四彼域中唯王是體知三此兩儀非聖不居易者同歸可無重惑案東魯階差僑札理不允備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凖墨伊顔未獲法身

故當下麗生品來論挾姬議釋故兩解此意冀以取了反致辭費聖作君師賢為臣資接暢神功影響大業行藏可供默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黃裳議者徒見不得等位元首横生誚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指斷如斯何謂無準

荅曰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為端耳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恥惻隱之實容貌匪殊皆可參體二

儀蹻跖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邪若誠不得則不可見
横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難齊旣云仁
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强仁若一之正
位將眞僞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
若此何謂皆是
答曰知欲限以名器愼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
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釋曰
名器有限良由資體不備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爲

人毛羣所不能同禀氣成生潔士有不得異象故其靈非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漫

答曰已均被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釋曰吾前謂同於所方豈得生之可異足下答云非謂不然又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為衆是則去吾為衆而取吾不異豈有不異而非衆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

異其得生耳今荅又謂得生之理何嘗蹔同生本於理
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邪吾不見其異而足
下謂未嘗蹔同若有異理非復煦蒸邪則陰陽之表更
有受生塗趣三世詎宜堅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豈
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生
非生即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有
頗爲未類
荅曰謹爲埴防云云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

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鄙議為譏聖人也釋曰前覯本論自九穀以下至孔鈞不綱始知高議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躬為尸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為動必有因聖人從為之節使不遷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所不同吾將節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說足下方明備設未知於何去甚而中答又云所謂甚者聖人固已去之不了此意故近復以所泰為問答云未詳誰難或自忘前報

荅曰市庖之外云云夫禋瘞蘋栗宗社三牲膮膷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草石取備上藥而已而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釋曰神農定生周人備教既唱粒食又言上藥既用犧牢又稱蘋蘩祭膳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庖之外復有御養者捐奪刲瀹之滯以明延性不一非謂經世之事皆當取備草石然芻豢之功希至百齡芝术之懿亟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

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不可頓去於世猶是前釋所云不能頓奪所滯也始獲符同敢不歸美既知不可頓去或不謂道盡於此

答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似不嫌有鬼嘗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為生類邪昔人以鬼神為教乃列於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為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為支離之辯乎釋

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有
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說謹依中
土之經又置别爲生類共議登遐精靈體狀有無固然
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界方所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
三論每來益衆萬鬼畢至竟未片荅雖啟告周博非解
企渴無形之有既不匠立徒謂支離以爲通說若以爨
正爲支離者將以浮漫爲直達乎
荅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慇護者誰氏之子若據

外書報應之説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之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乎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文殊釋氏和謂報應之説皆是權教權道隱深非聖不盡雖子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獨了良有惡然若權教所言皆為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懦於擊決足下烈於專斷亦又懼焉神高聽卑庸可誣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誥令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

而謂冥不析之復是未經詳思來論立姬𦙍釋故吾引釋
符姬荅不越問未覺多𥚃由金日磾不生華壤何限九
服之外不有窮理之人內外為判誠亦難乎若自信其
度獨思耳目習識之表皆為譎怪則吾亦已矣
荅曰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感
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
愍之心順時蒐狩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
升地獄幽若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

至於此釋曰影表之説以徵感報來意疑不必侔嫌其無度即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生若滅福應即無氣數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知想信道為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飾有甚於順時之殺者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黄屋玉璽非必堯舜之情崇居麗養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宮之賞求地獄之罰頗類昔人亞夫之詰英布之問有味乎其言此蓋衆息心之所詳吾可得而畧之

答曰且阿保傳愛愼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介㑛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關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扃義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横成納隍之酷其為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釋曰知謂報應之義緘義周之世以此推求為不符之證義唐邈矣人莫之詳尚書所載不過數篇方言德刑之美遑

計禍福之源今帝典王策猶不書性命之事而微闕文以為古必無之斯亦師心之過也且信順殃慶咸列姬孔之籍謂之埋閉如小逕井但言有遠近教有淺深故使智者與此而奪彼邪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歉則爭求給則恬爭則相害恬則相安網罟之設將蠲害以取安乎且畋漁牲牢其事不異足下前咨已知牲牢不可頓去於今世復謂畋漁不可獨棄於古未為通類矣好生惡死每下愈篤故宥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逆

其性至人尚矣何為犯順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頓奪所滯故因為之制耳聖靈雖茂無以叡懞惽之心弱喪之民何可勝論罪罰之來將物自取之事遠難致不由天厨見遺物近易𥢆故常芻豢是甘拯溺出隍衆哲所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讓亦如過當子長愛奇本不類此

荅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詐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

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
義之心則義宜在斯求仁不遠釋曰情仁義者寡利仁
義者衆聞之莊書非直孤說未獲詳校遽見彈責夫在
情既少利之者多不能遺賢曷云忘報實吾前後勤勤
以為不得配擬二儀者耳復非篤論所應據正若樂施
忘報即為體仁忘報而施便為合義可去欲字并除向
名在斯不遠誰不是慕
荅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泰

師將遁行人言肆乎釋曰足下論挾姬釋吾亦荅兼戎

周足下以此抑彼謂福及高門吾仲彼釋此云慶周兆

之物足下據此所見謂祚止公侯吾信彼所聞云尊冠

百神本議是爭曷云不及夫論難之本以易奪為體失

之已外輙云宏誕求理之塗幾乎塞矣師遁言肆或不

在此

荅曰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

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云云釋曰豈其相迫一何務德

居吾語子又何壯辭凡為物之長豈爭之所得非唯不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冠百神便謂與百神爭長無乃取之滕薛棄之體仁知謂物有始卒無不死之地求之域内實如來趣前釋所謂勝類諸區有誠亦宜然者也至如山經所圖仙傳所記事闗世載已不可原況復道絶恒情理隔常照必以於我不然皆當絶棄此又所不得安

荅曰夫辨章幽明研精庶物云云釋曰逮省此章盛陳

列代文博體周頗善師法歌誦聖世足為繁聲討求道義未是要説耳昔在幼壯微涉羣紀皇王之軌賢智之迹側聞其畧敢辱其詳惠示之篤實勤執事

答曰何必陋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蹲膜揖讓終不並足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云云釋曰不陋積慶已伸信順之條貫希來生之脫驗亦具感報之説藻衮大裘同用一體蹲膜揖讓何為不俱行一世理有可兼無謂宜捨

答曰蜀梁二叔也人驛骨之譬非本論所經故不復具

云釋曰近此數條聊發戲端亦猶越人問布見採於前談肆業及之無相多恠然二叔為問欲以却編户之疑没而不荅誠有望焉足下連國雲從宏論風行吾幽生孤說每獲竊議此之不侔事有固然實由通才所共者理欻忘其煩貪復息心

弘明集卷四

音釋　弘第四

賾鋤陌切幽深也　麛靡為切獸子初生曰麛　斃毗祭切死也　荄古來切根也　鑈武移切鎌也　蘖魚傑切肄生曰蘖　刲刳刲傾畦切刳苦胡切刲刳割剖也　瀹以灼切內肉湯中薄出之也　鹵郎古切苟且也　颺余亮切風飛物也　遯徒困切隱也　膮許堯切牛羹也　膷許良切羊羹也　怵辛聿切惕也　軼夷質切突也　蹻跖蹻居略切跖之石切蹻跖並人名　煦香句切烝也

弘明集卷五

梁 釋僧祐 撰

更生論　宋羅含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變未始出於萬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尋諸舊論亦云萬兆懸定羣生

代謝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
窮有形者不得無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
不可滅而為無彼不得化而為我聚散隱顯環轉於無
窮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貫次毫分不差與運
泯復不識不知遐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雖大渾而不
亂萬物雖衆區已別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
不失其舊又神之與質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
變也質有聚散往復之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往往有

本分故復有常物散雖混淆聚不可亂其往彌遠故其復彌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未之思也豈遠乎若者凡今生之生為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於體無所厝其意與已冥終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談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達觀者所以齊死生亦云死生為寤寐誠哉是言

與羅君章書　　宋孫盛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辭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今萬物化為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紛錯混淆化為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

答孫安國書　　宋羅含

獲書文畧旨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懷區區不已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頽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無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知更蓋積悲忘言諮求所通豈云唯慰聊以寄散而巳矣

神不滅論

宋鄭道子

多以形神同滅照識俱盡夫所以然其可言乎十世既

以周孔為極矣仁義禮教先結其心神明之本絶而莫言故感之所體自形已還佛唱至言悠悠弗信余墜弱喪思拔淪溺仰尋玄旨研求神要悟夫理精於形神妙於理寄象傳心粗舉其證庶鑒諸將悟遂有功於滯惑焉夫形神混會雖與生俱存至於麤妙分源則有無區異何以言之夫形也五臓六腑四肢七竅相與為一故所以為生當其受生則五常殊授是以肢體偏病耳目互缺無奪其為生一形之内其猶如兹况神體靈照妙

統衆形形與氣息俱運神與妙覺同流雖動靜相資而精麤異源豈非各有其本相因為用者邪近取諸身即明其理庶可悟矣一體所資肌骨則痛癢所知爪髮則知之所絕其何故哉豈非肌骨所以為生爪髮非生之本也南藏此下有生在本邪生之所本八字生在本則知存生在末則知滅一形之用猶以本末為興廢況神為生本其源至妙豈得與七尺同枯戶牖俱盡者哉推此理也則神之不滅居可知矣

客難曰子之辨神形盡矣即取一形之内知與不知精矣然形神雖麤妙異源俱以有為分夫所以為有則生為其本既孰有本已盡而資乎本者獨得存乎出生之表則廓然冥盡既冥盡矣非但無所立言亦無所立其識矣識不立則神將安寄既無所寄安得不滅乎荅曰子之難辨則辨矣未本諸心故有若斯之難乎夫萬化皆有也榮枯盛衰死生代乎一形盡一形生此有生之始終也至於水火則彌貫羣生贍而不匱豈非火體因

物水理虛順生不自生而為衆生所資因即為功故物莫能竭乎同在生域其妙如此況神理獨絕器所不隣而限以生表冥盡神無所寄哉因斯而談太極為兩儀之母兩儀為萬物之本彼太極者渾元之氣而已猶能總此化根不變其一矧神明靈極有無兼盡者邪其為不滅可以悟乎

難曰子推神照於形表指太極於物先誠有其義然理貴厭心然後談可究也夫神形未嘗一時相違相違則

無神矣草木之無神無識故也此形盡矣神將安附而謂之不滅哉苟能不滅則自非其靈不資形矣既不資形何理與形為生終不相違不能相違則生本是同斷可知矣荅曰有斯難也形神有源請為子循本而釋之夫火因薪則有火無薪則無火薪雖所以生火而非火之本火本自在因薪為用耳若待薪然後有火則燧人之前其無火理乎火本至陽陽為火極故薪是火所寄非其本也神形相資亦猶此矣相資相因生塗所由耳

安在有形則神存無形則神盡其本惚怳不可言矣請為吾子廣其類以明之當薪之在水則火盡出水則火生一薪未改而火前期神不賴形又如茲矣神不待形可以悟乎

難曰神不待形未可頓辨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則資形之與獨照其理常一雖曰相資而本不相關佛理所明而必陶鑄此神以濟彼形何哉答曰子之問有心矣此悠悠之所惑而未暨其本者也神雖不待形然彼形必

生必生之形此神必宅必宅必生生則照感為一自然相濟自然相濟則理極於陶鑄陶鑄則功存功存則道行如四時之於萬物豈有心於相濟哉理之所順自然之所至耳

難曰形神雖異自然相濟則敬聞矣子既譬神之於形如火之在薪薪無意於有火火無情於寄薪故能合用無窮自與化永非此薪之火移於彼薪然後為火而佛理以此形既盡更宅彼形形神去來由於罪福請問此

形為罪為是形邪為是神邪若形也則大治之一物耳若神也則神不自濟繫於異形則子形神不相資之論於此而躓矣荅曰宜有斯問然後理可盡也所謂形神不相資明其異本耳既以為生生生之內各周其用茍用斯生以成罪福神豈自妙其照不為此形之用邪若其然也則有意於賢愚非忘照而玄會順理玄會順理盡形化神宅此形子不疑於其始彼此一理而性於其終邪

難曰神即形為照形因神為用斯則然矣悟既由神惑亦在神神隨此形故有賢愚賢愚非神而神為形用三世周迴萬劫無算賢愚靡始而功顯中路無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未孰有在未之功而拔無始之初者邪若有嘉通則請從後塵荅曰子責其始有是言矣夫理無始終玄極無涯既生既化罪福往復自然所生耳所謂聰明誠由耳目耳目之本非聰明也所謂賢愚誠應有始既為賢愚無始可知矣夫有物也則不能管物唯無

物然後能為物所歸若有始也則不能為終唯無始也然後終始無窮此自是理所必然不可徵事之有始而責神同於事神道玄遠至理無言髣髴其宗相與為悟而自末徵本動失其統所以守此一觀庶階其峯若肆辯競辭余知其息矣洪範說生之本與佛同矣至乎佛之所演則多河漢此溺於日用耳商臣極逆後嗣隆業顏冉德行早夭無聞周孔之敎自為方內推此理也其可知矣請廣其證以究其詳夫稟靈乘和體極淳粹兗

生丹朱頑凶無章不識仁義瞽瞍誕舜原生則非所宥求理應傳美其事若茲而謂佛理為迂可不悟哉

新論形神 君山未聞釋氏之教至薪火之譬後之言者乃闇與之會於論形神已設故有取焉

晉桓譚

余嘗過故陳令同郡杜房見其讀老子書言老子用恬淡養性致壽數百歲今行其道寧能延年却老乎余應之曰雖同形名而質性才幹乃各異度有強弱堅脆之姿焉愛養適用之直差愈耳譬猶衣履器物愛之則完

全乃久余見其旁有麻燭而灺垂一尺所則因以喻事言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燭矣如善扶持隨火而側之可毋滅而竟燭燭無火亦不能獨行於虛空又不能後然其灺灺猶人之耆老齒墮髮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為之能潤澤內外周遍則氣索而死如火燭之俱盡矣人之遭邪傷病而不遇供養良醫者或强死死則肌肉筋骨常若火之傾刺風而不獲救護亦道滅則膚餘幹長焉余嘗夜坐飲內中然麻燭燭半壓欲滅即自曰勑視

見其皮有剝銳乃扶持轉側火遂度而復則維人身或有虧剝劇能養慎善持亦可以得度又人莫能識其始生時則老亦死不當自知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皆堅强老壽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時忽如卧出者猶果物穀實久老則自墮落矣後世遭衰薄惡氣娶嫁又不時勤苦過度是以身生子皆俱傷而筋骨血氣不充强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其遇病或疾痛惻怛然後終絶故咨嗟憎惡以死為大故昔齊景公美其國嘉

其樂云使古而無死何若晏子曰上帝以人之歿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今不思勉廣日學自通以趨立身揚名如但貪利長生多求延壽益年則惑之不解者也或難曰以燭火喻形神恐似而非焉今人之肌膚時剝傷而自愈者血氣通行也彼蒸燭缺傷雖有火居之不能復全是以神氣而生長如火燭不能自補完蓋其所以為異也而何欲同之應曰火則從一端起而人神氣則於體當從內稍出合於外若由外腠達於內固未

必由端往也譬猶炭火之爇赤如水過渡之亦小滅然復生焉此與人血氣生長肌肉等餘其終極或爲灸或爲灺耳曷爲不可以喻哉余後與劉伯師夜爇脂火坐語燈中脂索而炷燋禿將滅息則以示曉伯師言人衰老亦如彼禿燈矣又爲言前爇麻燭事伯師曰燈燭盡當益其脂易其燭人老衰亦如彼自蹷纘余應曰人既稟形體而立猶彼持燈一燭及其盡極安能自盡易盡易之乃在人人之蹷黨亦在天天或能爲他其肌骨血氣

充强則形神枝而久生惡則絶傷猶火之隨脂燭多少長短爲遲速矣欲燈燭自盡易以不能但促斂旁脂以染漬其頭轉側蒸幹使火得安居則皆復明焉及本盡者亦無以難今人之養性或能使墮齒復生白髮更黑肌顏光澤如彼促脂轉燭者至壽極亦獨死耳明者知其難求故不以自勞愚者欺或而冀獲盡脂易燭之力故汲汲不息又草木五穀以陰陽氣生於土及其長大成實實復入土而後能生猶人與禽獸昆蟲皆以雄雌交

接相生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其性求為異道惑之不觧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并序

晉釋慧遠

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氷疑諸沙門抗禮萬乘所明理何驃騎有答二家論各在本集至元興中太尉桓公亦同此義謂庾言之未盡與八座書云佛之為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為本此出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

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體寔唯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弘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國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於時朗士名賢答者甚衆雖言未悟時並互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於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

究敘微意豈曰淵蹊之待晨露蓋是伸其罔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式詳覽焉

在家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家為異出家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畧而言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

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其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其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實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為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滯累根深固存我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聲色為遊觀耽湎世樂不能自勉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為涯而不明其外

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敬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内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畧叙經意宣寄所懷

出家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絶於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

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者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

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篤昭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冥山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與夫順化之民尸禄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求宗不順化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為大王侯以體順為尊得一故為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

必存乎體極體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為美談衆論所不能異異夫衆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邪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羣品萬殊精麤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為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為宅三

界流動以罪苦為埸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昏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己所涉唯動於是靈轡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絶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為大而未能令

生者不死王侯雖以存存為功而未能令存者無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體極不兼應四

問曰歷覽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理有所

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而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理無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為謬也固已甚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聞荅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為檢雖應世之見優劣萬差至於曲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關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

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㫖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者或亂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關鍵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

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輪聖帝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則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算雖抑引無方必歸塗

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
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令先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
堯孔發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
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
之所不兼故惑衆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
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絶
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形盡神不滅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所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麤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天本滅則復歸

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令本異
則異氣數合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
生必存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
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
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
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彼徒苦吾
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邪至理極
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答曰夫神者何邪精極而

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倚神也者圓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麤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

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羈死為反真此所謂知生為大患以無生為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莊子亦云持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

亦嘗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無方生死之說而惑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麤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功没世靡聞何者夫情數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自非達觀孰識其會請為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

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
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謂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
木謂終期都盡耳此由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
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
受問所受者為受之於形邪為受之於神邪若受之於
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矣若受之於神是以神傳神
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其可
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搆著於在昔明闇之分定

於形初雖靈均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徵効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道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間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處耳意以為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令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

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惠貽夫素餐之譏邪主人良久乃
應曰請為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使命遠通殊
方九譯之俗問王者以當資以糇糧錫以轝服不荅曰
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邪謂其發蒙俗之
幽昏啟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
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
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
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況荅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

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蟭蚊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為功息心以淨畢為道乃欣然怡襟詠言而退晉元興三年歲次閼逢于時天子蒙塵人百其憂凡我同志僉懷綴旒之歎故因述斯論焉

沙門袒服論　釋慧遠

或問曰沙門袒服出自佛教是禮與荅曰然問曰三代殊制其禮不同質文之變備於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

論者咸有疑焉若有深致幸誨其未聞荅曰玄古之民大朴未虧其禮不文三王應世故與時而變因茲以觀論者之所執方內之格言耳何以知其然中國之所無或得之於異俗其民不移故其道未亡是以天竺國法盡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袒服所謂去飾之基者也雖記籍未流茲土其始似有聞焉佛出於世因而為教明所行不左故應右袒何者將辨貴賤必存乎位位以進德則尚賢之心生是故沙門越名分以背時不退

已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於右若動不以順則觸事生累過而能復雖中賢猶未得況有下於此者乎請試言之夫形以左右成體理以邪正為用二者之來各乘其本滯根不拔則事求愈應而形理相資其道微明世習未移應徵難辨袒服既彰則形隨事感理悟其心以御順之氣表誠之體而邪正兩行非其本也是故世尊以袒服篤其誠而閑其邪使名實有當敬慢不雜然後開出要之路導真性於久迷令淹世之賢不自絕於無

分希進之流不惑塗而旋步於是服膺聖門者咸履正思順異跡同軌緬素風而懷古背華俗以洗心尋本達變即近悟遠形服相愧理深其感如此則情化專向脩之弗倦動必以順不覺形之自恭斯乃如來勸誘之外因斂麤之妙跡而衆談未喻或欲革之反古之道何其深哉

## 難袒服論

何鎮南

見荅問袒服指訓兼弘標末文於玄古資形理於近用

使敬慢殊流誠服俱盡殆無閒然至於所以明順猶有未同何者儀形之設蓋在時而用是以事有内外乃可以淺深應之李釋之與周孔漸世之與遺俗在於因循不同必無逆順之殊明矣故老明兵凶處右禮以喪制不左且四等窮奉親之至三驅顯王跡之仁在後而要其旨可見寧可寄至順於凶事表吉誠於喪容哉鄭伯所以肉袒亦猶許男輿櫬皆自以所乘者逆必受不測之罰以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懷想更詳盡令内外

有歸

荅何鎮南　　釋慧遠

敬尋問旨蓋是開其遠塗照所未盡令精麤並順內外有歸三復斯誨所悟良多常以為道訓之與名教釋迦之與周孔發致雖殊而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但妙跡隱於常用指歸昧而難尋遂令至言隔於世典談士發殊塗之論何以知其然聖人因弋釣以去其甚順四時以簡其煩三驅之禮失前禽而弗吝網罟之設

必待化而方用上極行葦之仁内匹釋迦之慈使天下齊已物我同觀則是合抱之一毫豈直有間於優劣而非相與者哉然自跡而尋猶大同於兼愛遠求其實則階差有分分外之所通未可勝言故漸兹以進德令事顯於君親從此而觀則内外之教可知聖人之情可見但歸塗未啟故物莫之識若許其如此則袒服之義理不容疑來告記謂宜更詳盡故復究叙本懷原夫形之化也陰陽陶鑄受左右之體昏明代運有死生之説人

情感悦生而懼死好進而惡退是故先王既順民性撫
其自然令吉凶殊制左右異位由是吉事尚左進爵以
厚其生凶事尚右哀容以毀其性斯皆本其所受因順
以通教感於事變懷其先德者也世之所貴者不過生
存生存而屈伸進退道盡於此淺深之應於是乎在沙
門則不然後身退己而不謙卑時來非我而不辭辱卑
以自牧謂之謙居衆人之所惡謂之順謙順不失其本
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之路可遊是故遁世遺榮反俗

而動動而反俗者與夫方内之賢雖貌同而實異何以明之凡在出家者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禀化不順化以求宗推此而言固知發軫歸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世務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絶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𡨋然則向之所謂吉凶成禮奉親事君者蓋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於有封有封未出則是翫其文而未達其變若然方将滯名教以徇生乘萬化而背宗自至順而觀得不曰

逆乎漸世之與遺俗指存於此

明報應論并問　　釋慧遠

問曰佛經以殺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為神宅寄生栖照津暢明識雖託之以存而其理天絕豈唯精麤之間固亦無受傷之地滅之既無害於神亦由滅天地間水火耳又間萬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我有已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惑生應則自然

之迹順何所寄哉答曰意謂此之二條始是來問之關鍵立言之津要津要既明則羣疑同釋始涉之流或因茲以悟可謂朗滯情於常識之表發奇唱於未聞然佛教深玄微言難辯苟未統夫指歸亦焉能暢其幽致當為依傍大宗試叙所懷推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假於異物託為同體生若遺塵起滅一化此則慧觀之所入智忍之所遊也於是乘去來之自運雖聚散而非我寓羣形於大夢實處有而同無豈復有封於所受有

係於所戀哉若斯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之無功感先覺而興懷於是思弘道以明訓故仁恕之德存焉若彼我同得心無兩對遊刃則泯一玄觀交兵則莫逆相遇傷之豈唯無害於神固亦無生可殺此則文殊衆劒迹逆而道順雖復終日揮戈措刃無地矣若然者方將託鼓舞以盡神運干鏚而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罪罰之有邪若反此而尋其源則報應可得而明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甞試言之夫因緣

之所感變化之所生豈不由其道哉無明為惑網之淵貪愛為衆累之府二理俱遊冥為神用吉凶悔吝唯此之動無明掩其照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故四大結而成形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於善惡則戀其生而生不絶於是甘寢大夢昏於同迷抱疑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相襲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矣何者會之有本

則理自冥對兆之雖微勢極則發是故心以善惡為形聲報以罪福為影響本以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則罪福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響耳於夫主宰復何功哉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旨全許地水火風結而成身以為神宅此即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有情邪無情邪若云無情則四大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主故處不以情則神之居宅無情無痛痒之知神既無

知宅又無痛痒以接物則是伐卉翦林之喻無明於義若果有情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也若以感由於主故處必以情則神之居宅不得無痛痒之知神既有知宅又受痛痒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間水火風明矣因茲以談夫神形雖殊相與而化内外誠異渾為一體自非達觀孰得其際邪茍未之得則愈久愈迷耳凡禀形受命莫不盡然也受之既然各以私戀為滯滯根不拔則生理彌固愛源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理逆情使方寸

迷亂而況舉體都亡乎是故同逆相乘共生讐隙禍心未冥則構怨不息縱復悅畢受惱情無遺憾形聲既著則影響自彰理無先期數合使然也雖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則因情致報乘感生應但立言之旨本異故其會不同耳

問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戀之惑耳宜朗以達觀曉以大方豈得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哉答曰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

以襯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權其輕重輕重權於罪福則驗善惡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以通物二理兼弘情無所係故能尊賢容衆恕已施安遠尋影響之報以釋往復之迷迷情既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絶夫

生累者雖中賢猶未得豈常智之所達哉

## 三報論（因俗人疑善惡無現驗作）

釋慧遠

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隨所遇而為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畧也非夫通才達識入要之明罕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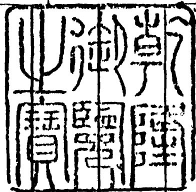
門降茲已還或有始涉大方以先悟為蓍龜博綜内籍反三隅於未聞師友仁匠習以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請試論之夫善惡之興由其有漸漸以之極則有九品之論凡在九品非其現報之所攝然則現報絶夫常類可知類非九品則非三報之所攝何者若利害交於目前而頓相傾奪神機自運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報不旋踵而應此現報之一隅絶夫九品者也又三業殊體自同有定報定則時來必受非祈禱之所移智力之所

免也將推而極之則義深數廣不可詳究故畧而言之相參懷佛教者以有得之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曰禎祥遇禍妖孽見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何以謂之然或有欲匡主救時道濟生民擬步高跡志在立功而大業中傾天殃頓集或有棲遲衡門無悶於世以安步為輿優遊卒歲而時來無妄運非所遇世道交淪于其閑習或有名冠四科道在入室全愛體仁慕上善以進德若斯人也

含沖和而納疾履信順而夭年此皆立功立徳之外變疑嫌之所以生也大義既明宜尋其對對各有本待感而發逆順雖殊其揆一耳何者倚伏之契定於在昔冥符告命潛相迴换故令禍福之氣交謝於六府善惡之報外互而兩行是使事應之際愚智同惑謂積善之無慶積惡之無殃感神明而悲所遇慨天殃之於善人咸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遂使大道翳於小成以正言為善誘應心求實必至理之無此原其所由由世典以一

生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自畢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為關鍵者也如今合內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惑衆塗而駭其異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之不答仲由顏冉對聖匠而如愚皆可知矣亦有緣起而緣生法雖預入諦之明而遺愛未忘猶以三報為華苑或躍而未離于淵者也推此以觀則知有方外之賓服膺妙法洗心玄門一詣之感超登上位如斯倫匹宿殃雖

積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因茲而言佛經所以越名教絕九流者豈不以跡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鏡萬象於無象者也



弘明集卷五

音釋弘第五

灺徐也切燭燼也 腊音昔乾肉 釳許乞切 腠千候切膚理也 難音然燒也 蹷居月切傾竭 纘作管切繼也 閼於葛切甲曰閼逢 櫬初覲切椑棺謂之櫬